

陳洵 著
劉斯翰 箋注

海 狷 詞 箋 注

王貴忱 謹
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洵 著
劉斯翰 箋注

海 狷 詞 箋 注

題

王貴忱 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海綃詞箋注 / 陳洵著; 劉斯翰箋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1

ISBN 7-5325-3256-9

I. 海... II. ①陳...②劉... III. 詞(文學)-注釋-中國-近代 IV. I222.8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084539號

本書得到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出版基金資助

海綃詞箋注

陳 洵 著

劉斯翰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6.875 插頁8 字數342,000

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100

ISBN 7-5325-3256-9

I·1573 定價:33.8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65414992



圖一 陳洵像

海綃詞

新會 陳 洵 述叔

解連環

癸卯八月相國寺街訪瑤華故宅顧視庚子
西巡置頓撫事鬱伊正不止懷古切聲也
梵鐘寒徹洗塵霏暫閣晚吹還掣背細草閒語
斜陽早魂斷燕飛那時歸妾又入銅駝燒灰冷
似僧能說想雙蟬暗掩夢短黍宮櫬從銷歇
西風又紅水葉念江淮未霜北雁先別數倦程
獨客銷凝忍重寫傷心兩鈴殘闕故國秋回怨
過眼芳菲鳴鵲勸行人未須弔古但思歲月
更漏子

海綃詞卷一

新會陳 洵述叔

解連環 癸卯八月相國寺街訪瑤華故

宅顧祝辛丑回鑾置頓撫事鬱

伊正不止懷古切聲也

梵鐘寒徹洗塵霏
暫閣晚吹還掣背
細草閒語斜陽早
魂斷燕飛那時歸
妾又入銅駝燒灰
冷似僧能說想雙
蟬暗掩夢短黍宮
概從銷歇西風又
紅水葉念江淮未
霜北鴈先別數倦
程獨客銷凝忍重
寫傷心雨鈴殘闕

海綃詞卷三



新會陳洵



探芳新

壬戌開歲連雨沍寒掩闌宴生几間

水仙已有一二枝著花靜對夷然香來

成韻

小屏山又返新

鏡歲

車雨聲依舊夢綺東

風香婉惜、紫畫煙江恍歲繁艇似成

連琴七浚賸春仙巖扉倚況是冰柱瑩

瘦芳伴相携愛有任款步送波連情

海綃詞卷三

新會陳 洵述叔

點絳脣 己巳十月張庶平重逢花燭
索賦及時之美樓隱之賢吾
猶樂道之也

紅燭今宵。樣眉不用商時世。舊家推髻。白
首梁鴻媿。偏我沈吟。六十年来事。從頭
記。國人知未。家室中興美。
定風波 庚午花朝

金鍼度詞辨心庵精截
斷衆流窮正變一鎧樂
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

丁丑五月陳洵錄彊邨詞



前言

一

海綯，是稱雄於晚清近代詞壇的兩位嶺南人之一。

另一位是廣西臨桂況周頤（蕙風）。然而，與況氏不同，海綯並沒有得過什麼正式的功名，也沒有什麼廣泛的交遊以及可傳的事迹。他一生從教，而且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廣州市。不過，儘管如此，海綯心瀝血爲詞，畢生在詞的田園中默默耕耘，他的詞在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造詣，所謂「窮而後工」，這一點，則是與中國歷代的詩人詞人們命運相同的。

海綯姓陳，名洵，字述叔，廣東新會人。生於一八七〇年，卒於一九四二年。

海綯早年曾以塾師爲業客居江西近十年，他自言三十歲始學作詞，大約也就是在此十年中。《海綯說詞》中曾經談到：

吾年三十，始學爲詞。讀周氏四家詞選，即欲從事於美成。乃求之於美成，而美成不可見也。求之於稼軒，而美成不可見也。求之於碧山，而美成不可見也。於是專求之於夢窗，然後得之。

由這段記述可以知道：海綽沒有跟隨過什麼老師，他是自學而成的，此其一；詞人雖然是自學，仍然受着當時最有勢力的常州詞派影響，尤其伏膺周濟《宋四家詞選》的主張，此其二；他經歷一番求索之後，最終在夢窗詞裏找到了一條，由吳希周《海綽說詞》的治詞途徑，此其三。

由於詞人盡刪其早年的詞作，我們已經無法窺測他學詞的過程和風貌。不過，可以確指的是，當海綽以不惑之年回到廣州定居時，他的詞藝已臻成熟。粵中詩壇盟主、著有《款紅樓詞》的梁鼎芬對詞人曾大加嘆賞，並以「黃詩陳詞」（黃節詩陳洵詞）之目爲之延譽。

但是，儘管晚清的廣東也出了一批詞家，如陳澧、葉衍蘭、曾習經、汪兆鏞、羅惇齋、易孺等，那時廣州的詞界卻甚爲冷落。海綽於寂寞之中，雖然也曾有過一二知交，如黎六禾、譚瑒青，但譚氏長期寓居北京，黎氏熱衷仕途，也時時北上，能够與之日夕過從的，仍然只是廣州西關幾位水平有限的詞友而已。「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側身其間，詞人似乎亦將與世沉淪了。

可是，就在這時，一段奇緣改變了海綽的命運。

遠在上海的朱彊村很偶然地見到了海綽的幾首詞，深得夢窗詞神理的風格，使彊村感到十分訝異。他於是致書索取詞稿。彊村非常認真地讀過海綽的詞稿，欽佩之餘，手選百十闕編爲一卷，解囊糜金爲之刊傳。並且作詞加以稱譽：

雕龍手，千古亦才難。新拜海南爲上將，試邀臨桂角中原。來者孰登壇。（新會陳述叔、臨桂況夔生，並世兩

雄，無與抗手也）

朱彊村當時正以領導詞壇宗風名聞天下，他的推挹自然非同小可。正如龍榆生所說：「自斯論一出，而海綰詞名遂震耀海內。」後來，又因彊村的推薦，海綰被廣東中山大學聘為詞學教授，在嶺南學子中一時名聲驟起。這兩件事，奠定了海綰和他的詞在晚清近代詞壇的一席之地。這也是詞人一生中的巔峰時期。

朱、陳雖傾心相知，卻因戰亂頻仍，通問為艱。兩人的相見，更要待到七年之後。這年秋天，海綰乘學校放假，親往上海拜會彊村，彊村邀約江南詞友設宴高會。兩位老人日坐悲閣談詞論心，歷時一月有餘。臨別之際，海綰寫下一闋《燭影搖紅》惜別：

鱸膾秋杯，樹聲一夜生離怨。趁潮津月向人明，還似當時見。芳草天涯又晚。送長風、蕭蕭去雁。淒涼客枕，宛轉江流，鵲來孤館。

頭白相看，後期心數遠巡遍。此情江海自年年，分付將歸燕。襟淚香蘭暗泣。兩

無言、青天望眼。老懷翻怕，對酒聽歌，吳姬休勸。

詞寫得哀怨悲涼，在不自覺間流露出詞人的不祥預感。果然，一年以後，朱彊村因病不幸辭世。

彊村生前，決定將《海綰詞》二卷收入所主編《滄海遺音集》中，又力促海綰著作《說詞》，並計劃為之刊布。龍榆生曾指出：「老人於並世詞人，最推重新會陳述叔先生。」從今存彊村致海綰的遺札中，

可以充分印證這一說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這話用在海綯身上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彊村對海綯的友誼，至情流溢，超邁俗世，顯示出一個詞壇領袖的襟度和古風。海綯的摯友、詩人黃節曾經十分感慨地說：「以彊村詞宗當世，而稱述叔詞……微彊村，世無由知述叔者矣。」（《海綯詞序》）

的確，彊村與海綯，一個是海內詞宗，一個是嶺南窮老；一個貴為前清侍講學士、禮部侍郎，一個只是卑微的教館先生。在旁人看來，兩人無論從出身、地位到居處地域，都可謂「風馬牛不相及」。誰都無法想像，這樣的兩個人竟然傾蓋如故，惺惺相惜！然而，也正因如此，朱、陳這一段詞壇佳話，高風絕塵，將可歷千載而不朽。

此後，海綯因為教授的高薪，得以購置了一所屬於自己的住宅，過了幾年安穩的日子。他曾經向朋友表示：七十以後，當輟講閉門，閑居安性。但世事難料，就在他六十九歲之年，日寇大舉侵華。

海綯舉家逃到澳門避難，但無奈生計日蹙，一年後不得不重返已經淪陷的廣州，後來，又不得不勉就廣東大學的教席。這時，海綯已身罹重疾，數月後終於不能上課，也就在此時，他的住宅被日軍強行徵用、拆毀。接二連三的打擊，使詞人憤恨交加，而他的日子也不多了。

在海綯回到廣州後一年，亦即逝世前一年的春天，他寫下了最後一首詞《玉樓春》：

新愁又逐流年轉。今歲愁深前歲淺。良辰樂事苦相尋，每到會時腸暗斷。

山河雁去空懷遠。花樹鶯飛

仍念亂。黃昏晴雨總關人，惱恨東風無計遣。

詞中，詞人抒述了對祖國淪亡的悲痛，在日寇統治下的愁苦，並以「東風」作喻，表達了要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境的最後願望。

二

海綯詞師法夢窗。一卷《海綯說詞》，基本上就是詞人鑽研夢窗詞的心得。其中說：

以澀求夢窗，不如以留求夢窗。

詞筆莫妙於留。蓋能留則不盡而有餘味，離合順逆皆可隨意指揮，而深沉渾厚皆由此得。

詞人倡導「深沉渾厚」的境界，而拈出「留」字為詞法要訣。箋注者曾作《〈海綯說詞〉研究》一文，加以探討。大意認為，海綯是將「留」作為運筆的基本大法，並將「復」、「伸縮」、「鈎勒」、「照應」、「提煞」、「脫換」、「離合順逆」、「空際轉身」、「潛氣內轉」、「筆筆斷筆筆續」等諸法作為其組成部分。文中對「留」作分析說：

海綯特於說周（邦彥）詞《瑞龍吟》（章臺路）中稱「留字訣」，以表出之。試舉周詞為例：

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黯凝佇。因念個人癡小，乍

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

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唯有舊家秋娘，聲價如

故。吟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閑步。事與孤鴻去。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

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

說云：「『訪鄰尋里』今，『同時歌舞』昔，『唯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今猶昔。而秋娘已去，卻不說出，乃吾所謂留字訣者。於是『吟箋賦筆』、『露飲』、『閑步』，與『窺戶』、『約黃』、『障袖』、『笑語』皆如在目前矣。又吾所謂『能留』，則離合順逆皆可隨意指揮」也。」

由於詞家不採取直說所尋之人——「舊家秋娘」——已經離開，因此才有前前後後那些回憶與想象，而使人產生如在目前的美好錯覺。所謂虛（隱藏）其實者而實（顯現）其虛者，這就是「留」的主要藝術功能。

留，有時亦謂將情或事藏起，留待下邊作提點。即是於此隱藏而於彼顯現，故可使前後文互相照應、映發，而有脈絡可尋。如吳（文英）詞《齊天樂》（煙波桃葉）之說云：「中間送客一事，留作換頭點睛三句，相爲起伏，最是局勢精奇處。」又《鶯啼序》（殘寒政欺病酒）之說云：「第一段傷春起，卻藏過傷別，留作第三段點睛。」皆是。

隱藏實包含着蓄勢待發，所以往往又能收抑揚頓挫之功。如周詞《丁香結》（蒼蘚沿階）之說云：「以下一轉一步一留，極頓挫之能事。」及《蘭陵王》（柳陰直）之說，皆是。試舉《蘭陵王》爲例：

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閑尋舊跡。又酒趁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後略）

說云：「『弄碧』一留，卻出『隋堤』；『行色』一留，卻出『故國』。『長亭路』復『隋堤上』，『年去歲來』復『曾見幾番』，『柔條千尺』復『拂水飄綿』。全爲『京華倦客』四字出力。第二段『舊跡』往事，一留；『離席』今情，又一留；於是以『梨花榆火』一句脫開。」按，「復」者指重復，也即「鈎勒」。因爲前面有所保留不寫盡，才有後面的重復鈎勒來照應。不寫盡是「抑」，重復是「揚」。不寫盡也就是「頓（住）挫（開）」。

以上對「留」字訣所作分疏，讀者可以大體了解其中堂廡曲折。這樣講究細密的針綫，乃是兩宋（尤其南宋）婉約詞長調中，以周邦彥、吳文英爲代表，加以集大成的藝術手法。對於這些手法，前人雖亦有所體察，卻往往語焉不詳，惟有海綯經過自己的參悟，又以《說詞》明白地闡述出來。必須指出，做到這一點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海綯因此可以說是宋代婉約派詞學理論的功臣。

海綯的這些鑽研所得，自然又成爲他作詞的法度。正因爲他不僅深悉周、吳的手法，又以自己的創作反覆加以創造性地實踐，海綯詞遂爾成爲晚清學夢窗潮流中成就最高者。於是而有朱彊村之學夢窗「可稱得髓，勝處在神骨俱靜」、「漸趨沉樸，竊以爲美成具體」的大嘆服，於是而有《海綯詞》的「震耀海內」。

海綃詞，如彊村所指出的，大體可分爲近夢窗詞之隱密與近美成詞之沉樸兩種風格。前者可舉《瑣窗寒·寓齋聞落木》一詞爲例：

甍榍雕霜，檐蘿掃月，葉吹重聽。匆匆夢轉，改盡綠陰門徑。掩殘書、錯翻墮紅，舊情未了芳題省。又石闌幾片，如何不護，唱蟬淒冷。

愁凝。秋天迴。但野水荒溝，故寒新暝。空山自好，未與官槐同咏。想江湖、搖落正多，雁聲不到宵更永。最妨他、白髮孤蓬，怨入漁燈檠。

這是一首咏物詞，正是南宋婉約詞中所慣見的。詞中雜用前述「留」字訣中的多種手法，從而形成其「隱密」的詞風。詞人以寫落葉爲題，而兼之比興，抒發了對時局（北洋軍閥只顧交相奪權，置遜清小朝廷不問）的感喟，寫出了一代前清遺民（包括詞人在內）的怨思哀情。

後者可舉《珍珠簾·燈約阻雨》一詞爲例：

東風漂蕩燈如水。紅樓望、倦枕懨懨慵起。衾麝惜餘熏，熨舊寒醒未？染柳妝梅簫意懶，奈嫩約、黃昏猶記。愁理。問淩波庭戶，深深能幾。

頑老著甚情懷，便良宵花月，多時無味。楚夢總關人，教看春何計。綠蠟流塵輕換盡，況更說、承平歌吹。閑裏。恁過眼年光，空餘清淚。

此詞由不赴燈約之細事，發爲感傷時世之大感慨，與前詞相類。然而，在運筆上，前詞那種「筆筆斷筆筆續」的吳詞手法，被較從容不迫的反覆鈎勒所取代，詞氣較爲舒緩，便趨近於周詞了。